

2013年

散文随笔选粹

陈克海 / 主编

名作欣赏杂志 鼎力推荐

权威遴选 · 深度点评

第一辑 非虚构

袁劲梅 · 《『鸭子』使命》

王安忆 · 《海德堡》

沈迦 · 《西斋十年》

野夫 · 《乱世游击》

纳兰妙殊 · 《租客》

霍俊明 · 《穆旦：我已走到了幻想的尽头》

第二辑 读书会

陈丹青 · 《褴褛的记忆》
刀尔登 · 《谁读完了〈尤利西斯〉》

韩石山 · 《真实后面的真实》
止庵 · 《对我影响最大的十本书》

张锐锋 · 《无奈的挣扎》
阿贝尔 · 《钉子和钉子上的细绳》

傅月庵 · 《活着读着》
马小淘 · 《奥斯汀不死》

张嘉玮 · 《世上万事，不过是“一懒二拖三不读书”》

第三辑 宇宙风

吴念真 · 《念真情》

李娟 · 《荒野漫步》

于坚 · 《在喜马拉雅的不丹》

王小妮 · 《他们的宗教》

雷平阳 · 《云南边上》

鲍尔吉 · 原野 · 《图瓦的树》

筱敏 · 《我从没想到我会见到列宁》

张鸣 · 《傅作义守涿州》

黄光 · 《讲堂别录》

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

014034920

I267

2680

2013

国社 (110) 目录

2013年

散文随笔选粹

陈克海 / 主编



1267
2680
2013

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



北航

C1714770

014034830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2013 年散文随笔选粹 / 陈克海主编 . — 太原 : 北岳文艺出版社, 2014. 3

ISBN 978 - 7 - 5378 - 4072 - 9

I . ①2… II . ①陈… III . ①散文集 - 中国 - 当代 ②随笔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 IV . ① I 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032183 号

书 名 2013 年散文随笔选粹

主 编 陈克海

责任编辑 史晋鸿

装帧设计 昭惠文化

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· 北岳文艺出版社

地 址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 57 号

邮 编 030012

电 话 0351 - 5628696 (太原发行部)

010 - 84364428 (北京发行中心)

0351 - 5628688 (总编室)

传 真 0351 - 5628680 010 - 84364428

网 址 <http://www.bwyw.com>

E - mail bywycbs@163.com

经 销 商 新华书店

承 印 者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· 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 720mm × 1030mm 1/16

字 数 326 千字

印 张 27.5

版 次 2014 年 3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4 年 3 月山西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 - 7 - 5378 - 4072 - 9

定 价 49.00 元

序 | 陈克海

时间不长不短，图书出版多端又渐趋向多元化发展，评选类的奖项也很多，但一脉相承，还是有。丁东大要带给大家的，文笔于美，语言文字于学识涵养，中青年作者于一个时代的视野，这一些都是。

我只知道续小强兄上任北岳文艺出版社总编辑后，每天都在忙着策划出新书，这一回，不仅要做小说年选，还要编一本散文，目的是为了形制齐全。找到我头上，理由也简单，时间紧，任务重，加上我也还算年轻，或许对文章的取舍稍有不同。接到任务时，我是惶恐的，中国这么大的国家，写散文的不知凡几，大散文，新散文，可以说众声喧哗，以什么标准来选呢？

煎熬了段时日，终于想到了一个笨办法，且放开派别之争，先看前几年的年选目录，看在各种散文奖项中获奖的人，有了人名，可以按图索骥，找找他们今年都写了些什么，如此一来，差不多省了一半的事。当然，这么干，也有偷巧的嫌疑，后来还是老老实实地泡图书馆，谷歌搜索，把2013年度的杂志、报刊，能找到的，都过了一遍，碰到赏心的自然会慢读，如此一来，又攒下不少篇目。

小强兄的要求就一个，尽量选有思想文化深度的，可编到最后，才发现自己的偏好太固执了，选的多为写得有意思的文章。我总是认为，笔下有趣，对生活的见解自然也差不到哪里去。一个简单的例子，但凡发生说话有意思的人，其实他们对周遭的人和事都有明白的理解。

可以说最终选下的这些篇目，都是我所喜欢的文字，作者也多是我佩服的人，平日里翻阅总能看到他们的身影。当然，有些人的文章很好，征求意见时，因为版权之类的原因最终撤下来了，也算是遗珠之憾。

又按小强兄的意思，在每一篇文章前加了几句编者按，目的自然是方便读者阅读。我本来想说，如此一来，反而有些混淆视听，毕竟爱读书的人，都有自己的主见，可是怎么说呢，现在的图书从策划之日起，就有准

确的读者群，但愿我的画蛇添足能起到好作用，而不是坏影响。

关于散文，能谈论的话题太多了。在这里，我只想说一句，形式的争论先放在一边，且跟着他们一个猛子扎进生活中，看看他们笔下的大千世界吧。

增添了大量物种，又增补一些夏至、立冬等小节更小。但一脉，也指出，癸辛亥癸丑癸未土鼠，壬癸丑，癸卯辰，甲寅巳。2013年12月19日
国学大成图中，略改易采桑，初生的臣道。而本家谱会观四章之长，其制
取之于孔门。辛宜曳杖对墙西，文清源，子大，且是不尚文好武，宜

目 录

- 001 看见光
031 不见光
001 虚实真
001 虚小实
001 宁静原
001 奔流进

阅读字 非虚构

第一辑 非虚构

- “鸭子”使命 袁劲梅 / 3
海德堡 王安忆 / 33
西斋十年 沈 迦 / 47
乱世游击 野 夫 / 76
一场虚构的仇恨 柴 静 / 90
租客 纳兰妙殊 / 102
穆旦：我已走到了幻想的尽头 霍俊明 / 141

第二辑 读书会

- 褴褛的记忆 陈丹青 / 157
谁读完了《尤利西斯》 刀尔登 / 162
真实后面的真实 韩石山 / 168
对我影响最大的十本书 止 庵 / 172

无奈的挣扎	张锐锋 / 175
钉子和钉子上的细绳	阿贝尔 / 182
活着读着	傅月庵 / 189
奥斯汀不死	马小淘 / 195
低温	周嘉宁 / 200
世上万事,不过是一懒二拖三不读书	张嘉玮 / 206

第三辑 宇宙风

念真情	吴念真 / 213
荒野漫步	李 娟 / 226
在喜马拉雅的不丹	于 坚 / 229
他们的宗教	王小妮 / 238
云南边上	雷平阳 / 248
图瓦的树	鲍尔吉·原野 / 256
我从没想过我会见到列宁	筱 敏 / 262
傅作义守涿州	张 鸣 / 273
讲堂别录	黄 梵 / 278

第四辑 人间世

黍庵笔记	王祥夫 / 289
北京碎事	阎连科 / 297
侠客刘新园	马未都 / 306
大风到来之前	李骏虎 / 310

悲迓	塞 壬 / 315
赶鸭,放牛	沈书枝 / 333
我只是在找我的羊	小 七 / 343
老松树,最后的朋友	朱 墨 / 359

第五辑 心灵史

壶碎	李敬泽 / 373
来自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	池 莉 / 376
长袖曼舞的时光	葛水平 / 382
时光三种	赵 瑜 / 388
四张脸	傅 菲 / 399
在遗忘之前	笛 安 / 406
不器	冯 唐 / 411
男生握着方向盘	格 致 / 419
隐秘的记忆	帕蒂古丽 / 424

第一辑 非虚构



“鸭子”使命 | 袁劲梅

西内布拉斯加在美国西部。最真的，分物的出，很土的出，升出
西内布拉斯加的北面，是沙丘。但是，“沙丘”是一个太小的名称。
一千一万个沙丘加在一起，也不能符合我说的“西内布拉斯加的沙丘”。
中文不分单复数，凡指多数，我们在名词代词后面加“们”或加“群”。
可是，就算把这些表示复数或众多的词用上，把“西内布拉斯加的沙丘”
叫作“沙丘们”或“沙丘群”，也通通不对。词不达意。

也许，中文里根本没有这样的词来描述“西内布拉斯加的沙丘”；
也许，人的任何语言都没有合适的词来描述“西内布拉斯加的沙丘”。
我早就听说过“Sandhills（沙丘）”这个英文词了，可一直也没动心思
去看一看，因为，从来没把这个“沙丘”当回事儿。海，我见过；沙
漠，我也见过。“沙丘”能是什么呢？海滩上的沙堆？沙漠里的沙山？

结果，都不是。在这个秋天，我终于去了“西内布拉斯加的沙丘”。
我去，是因为“鸭子”使命。我这么说，大概谁也不会懂我在说些什么。
要不，就是以为我是到沙丘中间的某个湖泊去研究野生动物了。对
不起，不是。关于“鸭子”，我下面再说几句，听起来可能要更离谱：
我去西内布拉斯加的“沙丘”，不是去研究野生动物，是去寻找一段发
生在中国的“鸭子”故事。或者，叫美国的“鸭子”故事也行。等我把
故事讲完了，我们最后再定名字。

这是一段历史。这段历史，我们的教科书里没写。所以我们的许多
孩子都不知道，这不怪他们。但是，如果我们的孩子会长大，还会走到

世界上去，我就想：也许，我应该把我发现的这段历史告诉他们。

我说的这段历史里，当然有英雄。但我想说的，不光是某个或某些英雄的英勇和他们对中国人民的贡献。我想说的是一种人生，或者说一代人的人生。我会说到一个美国英雄，典型的、敢以个人勇气面对世界的美国英雄。但他却不是美国大片里的英雄，是真人。他的形象，也许不符合任何一个中国人假设的或见到过的英雄形象。但他却符合他的时代、他的土地、他的伙伴们，他真是让人喜欢。当我见到他时，他就是一个刚从玉米地里回来的老农民，头发全白了，皮肤是太阳的颜色。他九十二岁，刚做过肺部手术，还带着小小的氧气盒子，飞快地吃完了一大碗牛肉炖豆腐。准确地说——只吃牛肉，豆腐全不吃。他的孙媳妇艾米问他：“您还能开联合收割机吗？”他一直没说话，这时，头一抬，咧嘴一笑：“当然。这还用问？”好像他的孙媳妇问了个很滑稽的问题。从他那一笑，我明白了，开联合收割机的人，吃豆腐，不过瘾。

这时候，我很后悔，怎么请他到这家日本餐馆来吃饭呢？那牛肉切得太小太细。每份菜里不是豆腐就是鱼子。那是吃情调的，请文人和姑娘吃还差不多。在“沙丘”上过生活的男人，无论往哪儿一站，脸上都写着“西部”，身上都写着“牛仔”，和年龄没有关系。吃豆腐？笑话。

说到豆腐和大“沙丘”的不相配，我还得细细说说“沙丘”。我说的这位西部英雄，家就在“沙丘”中的一个小镇，盟军镇。我是从认识“沙丘”开始，认识到他的品格，从而认识到他那一代人的品格。其实，在去他家的这一路上，我就想一件事：如何告诉所有没有见过西内布拉斯加“沙丘”的人，这个“有始者，有未始者，有有未始者，有有有未始者……”的“沙丘”，原来在这里！

在这里，最丰富的语言要目瞪口呆，最古老的词句要失声。想用语言来定义“沙丘”，是白费功夫，还是用你的想象力吧。别把土地想象成一片片田野，想象成梯田也不对，把土地想象成生命——巨大的、充

满活力的、全身是发达肌肉的宏大生命。土地再也不能叫土地了，叫太平洋、叫百慕大、叫大道流行、叫宇宙大化。土地翻起巨浪，哪里的大洋大海浪最大，哪里就带上一点儿我说的“沙丘”的灵气。从此别在这里说“天”“地”“人”。“人”在这幅图画中，没有位置。天和地就够了。连天都是陪衬，“西内布拉斯加的沙丘”比天大。

把一条弯弯曲曲的土路扯直了，当横坐标，再指一架风车做纵坐标。直冲蓝天，正三百英尺是浪尖；俯视湿地，负三百英尺是浪谷。把横坐标想象成从古到今，到未来，无限长；把纵坐标想象成从地狱到今生，再到天堂，无限长。这样的坐标系还是要被“西内布拉斯加的沙丘”撑破了。在沙丘一片无尽头的浪尖上，找一个，爬到上面站一站。你脚下，就是生命。它们的呼吸立刻就打湿了你的鞋。每一个“水”分子都在动。更准确地说，每一个“土地”分子，每一个“沙”分子都在动。生命在“沙”里，把“上善若水”改成“上善若沙”就对了。“沙丘”，海浪一样起伏的曲线下，是一片水，一片无边无际的地下湖。大自然把一个大湖藏在“沙丘”下亿万年，什么样的沙还不都能养活了？只是那个地下湖与“鸭子”无关。我要说的“鸭子”故事可以从“沙丘”开始，但是，它跑到中国去了。再稍等一会儿，我讲完“沙丘”就会讲。

现在，你想象吧：在“沙丘”上开联合收割机的人，是怎么活的。先想象一个书法家，大笔一挥，在一大张宣纸上写下“天行健”；再想象一个西部牛仔，用一座小山那样大的联合收割机当“笔”，大笔一挥，在无边无际的“沙丘”上写下“天行健”。能有这样的想象，就有点儿接近我说的这位英雄人物的人生了。认识他，是认识一种传统，也是认识一批英雄。在一个光活着、却缺乏生命的时代，他走过来，说：“我九十二岁，名字叫泰德·那卡奇（Tad Nagaki）。”

泰德·那卡奇一年又一年开着联合收割机，那张他用来写“大字”

的大纸，有一千英亩大（四百零四万六千点八六平方米或六千零七十亩）。对土地的面积，我没有多少理解能力。这一千英亩或六千零七十亩有多大，我想象不出来。我小时候在中国江南看到过三亩水田，三亩掉进六千零七十亩，就真成了一滴水。那三亩水田，是分给某大学下放到乡下的哲学系和中文系教授们插秧用的。教授们用一根线，从地这头拉到地那头，沿着线把稻秧一根一根插下去。一点儿一点儿往前爬，永远也插不完。我们小孩子，就站在田埂上，非常同情地给他们唱插秧歌。三亩，在我对土地大小的理解中，就已经像天那么大了。六千零七十亩是多大呀！单单敢一个人面对这么大一片土地，就已经是英雄了。

因为沙丘下有那个了不起的地下湖，西内布拉斯加的沙丘就和哪里的都不一样。它水草丰茂，沙丘看上去并不是沙的颜色。夏天，沙丘是多维立体的绿色，上下起伏的正弦曲线；秋天，沙丘是多维立体的金色，上下起伏的余弦曲线。在沙丘上的空间，也因此变成色彩变化的多维弯曲空间。夏天，蓝色的空间，扭成一朵巨大的、无形的喇叭花，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在说“早上好”；秋天，金色的空间长成一颗酸甜的、剥开金皮的大橘子，到处都是维生素 C 的味道。

泰德·那卡奇家的几头黑色奶牛在弯曲的空间里，被挤压成扁扁的几片黑剪纸，或立着，或卧着。它们是游到沙滩上来的小蝌蚪，一根细细的黑尾巴，来回摆，优哉游哉。连它们的姿态都像竹林七贤，没有时间概念。

泰德·那卡奇也有竹林七贤的姿态。吃过晚饭，坐在露台上，面对他六千零七十亩的大农场，看着他大手笔下长出的新玉米，那一万亿行整整齐齐、绿头绿脸绿飘带的童子军，在风中头向一边倒，笑出很响的沙沙声。泰德·那卡奇脸上就会有这种竹林七贤的神色。泰德的孙子雷恩并不认为他的爷爷有可能沾多少东方文化的光，他强调了几次说：“我爷爷是美国人。地地道道。西部牛仔。”

二 八只鸟

现在，我要回过头来讲泰德·那卡奇和“鸭子”使命了。先说一下泰德·那卡奇的名字：那卡奇是姓，是 Nagaki 的音译。这个姓可以还原成日本字，泰德的名字应该叫泰德·永木。他姓永木，泰德·那卡奇是第二代美籍日裔。

再说“鸭子”使命。和“鸭子”一起，同样应该被记住的还有其他几种鸟：“喜鹊”“火烈鸟”“红衣主教鸟”“麻雀”“鹤鹑”“和平鸽”“大乌鸦”。这八种鸟是八个使命，二战时八个用鸟名为代号的军事使命，除了“鹤鹑”和“大乌鸦”使命，其他全发生在中国。泰德·那卡奇参加了“鸭子”使命。这使他和中国联系起来，使西内布拉斯加“沙丘”里的故事，成了中国孩子也应该知道的故事。

这是一个好故事，我第一次发现这个故事很偶然。盟军镇有个小小的军事博物馆，我决定进去看一眼，也算是到了盟军镇。一进门，看见墙上有哲学家约翰·米勒（John S.Mill，1806—1873年）的一首诗，开头两句，用大红字写着：战争是丑恶的东西，但是还有比它更丑恶的东西。还有什么能比战争更丑恶？诗里说：践踏别人的自由。当人的自由没有了，“人”就不复存在。当人捍卫自由的时候，一个更美好的“自我”就在他身上诞生。约翰·米勒这么说。

在美国西部，在这片无边的大“沙丘”里，看到关于“自由”的诗句，似乎是最正常不过的事了。我顺着这个小小的博物馆再往下看，突然看到“China（中国）”这个字。在一个角落，在一篇美国“第一〇〇步兵大队，四四二连作战队”的报道中的第一段。我没有想到，在这天

高地远的“沙丘”，还能发现和中国有关的故事。这篇报道挂在墙上，字很小，墙角还放了一个玻璃展柜，让我不能靠近。我就这么斜侧着身子，站在那篇文章前仔仔细细地读了二十分钟，把那篇文章读完了。这是一篇关于泰德·那卡奇和“鸭子”使命的报道。

也许，盟军镇有很多二战时期的英雄。西内布拉斯加的“沙丘”上，全是曲线。可是，就算没有一条直线，那些无边无际的“沙丘”，也是字正腔圆的好男人。这里的“沙丘”是二战时的伞兵训练基地。在欧洲战场诺曼底登陆的成千上万空降兵，就是从“沙丘”里的盟军镇空军基地出去的。他们在这里受训的时候，突然间，蓝天上冒出了无数朵飞无定迹的半圆水母，白云一样飘向“沙丘”。绿色的“沙丘”和白色的降落伞像男人和男人那样拥抱，然后分开。白色的降落伞，就飞到了欧洲战场。有很多，永远没有回来。而“沙丘”却一如既往，以一个最普通的名字，存在于一个最普通的地方，沉着镇静地等着……在盟军镇，大概有很多很多伞兵在欧洲与法西斯作战的故事。如果我有时间，我会去寻找这些故事。

但是，现在，泰德·那卡奇和中国的故事是我最感兴趣、最想知道的故事。我问盟军镇博物馆的馆长：“这位泰德·那卡奇还在盟军镇吗？”馆长说：“当然。一个月前，我还在镇上的酒吧里看见他和镇上的老兵们聊天哩。盟军镇不大，你认识我，我认识你。”我说：“我想见他，可以吗？”馆长立刻找电话号码，一边找，一边说：“当然可以，你还应该去找玛丽·帕利维特（Mary Previte），她是新泽西的议员，她找了五十二年，找到了泰德。你一定要看玛丽写的文章。”

这样，我见到了泰德·那卡奇，在前面说到的日本餐馆吃了饭。我也读了玛丽·帕利维特的文章，还读了凡我能找到的与“鸭子”使命有关的文章和书籍。下面就是“鸭子”使命：

1945年7月，以公正、严格、实事求是闻名的威廉·皮尔斯上校

(Col. William R. Peers)，刚完成他在缅甸的美国战略情报局 (The 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，缩写 OSS) 一〇一独立支队的工作，准备回美国。却突然接到新命令，叫他到战略情报局在中国的二〇二独立支队去，做长江以南的日占区的敌后工作。到了中国才四个星期，皮尔斯上校突然又接到新命令：立刻到昆明报到。紧急。皮尔斯上校四十八小时没睡觉，日夜兼程赶到昆明。他听到的新消息是：日本要投降了。有情报传来，在华的日军有可能在投降交接完成之前，杀害在各地日军监狱里的联军战俘和犯人。

在战争的最后阶段，美国在华战区总司令魏特曼将军知道日军投降只是一个时间问题，在中国军民的帮助下，他已经掌握了比较准确的情报：大约有两万多名战俘和犯人被关押在数个日占区的监狱里。其中有 1942 年 4 月 18 日，美国空军将领杜立特领导的十六架飞机首次轰炸东京时，不幸落在日占区而被捕的两架机组的飞行员们；也有在太平洋战争初期被捕的瓦克岛美军将军康宁汉 (Commander W.S.Cunningham)；还有其他很多联军将领和士兵、中国抗日军人和游击队员，以及日本敌对国家的在华侨民。魏特曼将军以军事战略家著称，美军和日军在海上、天上和陆地上打了五年，从过去的经验中，他看出日本兵纪律严明，绝对服从上司，不怕死，但不善于应付突然变故。他仔细计划并布置了前面说到的八个以鸟为军事代号的使命，突然出动。由皮尔斯上校执行。

皮尔斯上校接到的任务是：在日本人尚未杀戮之前，组织八个小分队，执行这八个使命，直接空降到这些监狱所在地，解救各监狱里的战俘和犯人。在时间上，不给敌人机会动手，保证在大部队开进来正式接受日本投降之前，日军不能杀害监狱里的战俘和犯人。因为这些使命太危险，小分队的士兵们等于是从天上直接跳进虎口，以少对多，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。日军的残忍和拒不投降，已是人尽皆知。皮尔斯上校